



一群老闺蜜敌不过一个苏老爹

◆ 南妮

东方影视频道热播的49集电视连续剧《老闺蜜》，演出阵容令人眼睛一亮——王馥荔、潘虹、宋晓英、许娣、吴冕，除了许娣因电视剧《我的前半生》饰演马伊琍的母亲获得第24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女配角奖，为人熟知以外，其余4位，都是上世纪80年代红极一时的影星。“这个剧引来一股回忆杀”。

王馥荔饰演的梅姨开着一家咖啡馆，儿子在云南支教时意外身亡，她将痛苦埋在心底，热心地把咖啡馆当作招待闺蜜的活动场所；潘虹饰演的艾琳，是一支模特队的指导，儿子在海外，丰裕的物质生活排遣不了内心的孤独，先遭尿失禁、后患肺癌；许娣演的是退休了总想着发挥余热的刘医生，有一场美好的黄昏恋；吴冕演的红姐是能干麻利的一家之主，但儿女的婚姻让她头痛；宋晓英出演宋老师，是一个嗲嗲的少少女，开车、买衣，赶着时尚学新潮，与丈夫的距离越来越远。

她们中年龄最大的王馥荔69岁，59岁的吴冕最年轻。观众看她们的表演，也是要看她们演绎的这个年龄段的状态与神采。除了梅姨与艾琳是老朋友外，其余几个是在一次骗人的健康讲座上认识的。显然，编导要拍成一部轻喜剧片。从老少女宋老师的人设上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她在剧中装俏扮嗲、插科打诨，给剧情增加笑料，但恰恰这一点暴露了剧本的软肋：“装”。失独的梅姨私下里，连看儿子相册的镜头都没有，失独的痛苦也只是演绎一个概念而已。痛苦缺少质感，她表现出来的乐观也就没有说服力。并不一定要设计众多的、各个不一的老年妇女生存状态，才算反映她们这个群体的不易与友谊的不易。在泛泛而流水的剧情中，潘虹还是演出了水平。无论是对人对事的评价，还是因隐瞒病情的歇斯底里，溺爱狗狗的执着，都演得立体可观。阅历带来的智慧、孤傲不落俗的性格，在眼神、台词表达的节奏中形成魅力。许娣饰演的刘医生，就像我们生活中惯常所见的热心而能干的职业妇女，退而不休，充满自信，与儿子的关系真切而自然。这两个人物支起了《老闺蜜》的表现空间。

想起了另一个梅姨，梅丽尔·斯特里普，在电影《华盛顿邮报》中，她演邮报发行人，从她死去丈夫的手里，接过了事业，现在，面临着是否要把美国政府卷入越战的五角大楼的绝密文件在报上捅出去。对女儿诉说往事的母亲，与手下切磋细则的BOSS，生日派对的女主人……斯特里普高贵，但不端着；朴素却又矜持。与她年轻时相比，有不同的美。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那就是：雍容。

雍容是一种风度，也是一种心境。是只有岁月才能滋养出来的。什么也难不倒，得失都置之度外。老年的人生，有比青年的人生更精彩的东西，这是它的价值所在。遇到这样有意义的角色，对演员既是挑战也是成全。

《老闺蜜》如果把戏更多集中在潘虹一个人的身上，独身、疾病，如何面对与战胜，戏或许会更有分量。5个人分散的戏并不比真实生活中的闺蜜情好看。直至最后，艾琳得病才真相大白，戏的紧密性与信息量都不够。

要说起“作”，《都挺好》里的苏大强可比宋老师“作”多了。倪大红饰演的苏大强至今令人难忘，在于他演出了老年人的多个侧面。他自私、小气、想发财；他孤独、失落、寂寞；他虚荣、贪心，精明。他有时候可怜，有时候可憎，就是这般存在感强得栩栩如生。他不安生，要使所有的子女都不安生。“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剧本用的是鲁迅所说的人物塑造法，足以把老年问题的严峻性复杂性，令儿女辈需思考的赡养问题爱护问题，摆在桌面上。性格稍稍乖戾的人物，正是艺术要达到的比生活更强烈的效果。苏大强一时成了网红，表情包流传民间。

苏大强成为沉重而需要关心的存在符号，《老闺蜜》却轻轻浅浅虚假热闹一番即结束。



扫一扫请关注
“新民艺评”

一杯清茶 除了“清香”还该有什么？ 电视剧《清平乐》得失谈

◆ 杜竹敏

“我弃剧了，实在看不下去。”《清平乐》播到第10集时，老妈对我说，“皇帝实在是太窝囊，什么事都做不了主。”我不知道该怎么向她解释：即使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皇帝也并不像许多戏说电视剧形容的那样，随随便便可以把大臣“拖出去斩了”。而后宫更不会如《甄嬛传》《延禧攻略》那样，皇后嫔妃对于下药、堕胎乐此不疲。相比于那些“重口味”的宫斗剧，前朝后宫一片祥和的《清平乐》可能更接近于历史真相——至少是两宋年间的真实。

总长70集的《清平乐》播完了，腾讯评分9.3，算是近期电视剧中难得的高分。豆瓣7.3，也还可以。然而，当一部分人成为《清平乐》忠实拥趸的同时，“看不下去了”“弃剧了”的声音也始终不绝于耳。或许，这两种不同的声音，代表了当下观众对于电视剧的两方面要求——静止的画面与动态的剧情。

《清平乐》继承了正午阳光一贯的“考据严谨”“细节精良”特色，并将“风雅宋”的文化艺术成就体现到了极致：近乎完美的构图、灯光，高度还原历史却又不失美感的妆容——如曹皇后的珍珠妆，颇具古韵的人物对白与称谓——如徽柔将生母苗娘子呼为“姐姐”等。这些无一不满足了观众的审美需求以及“历史控”“细节控”的追求。腾讯9.3的评分也体现了作品在这方面的成功。

然而，相比同为正午阳光出品的《琅琊榜》《伪装者》，甚至是《知否知否》《清平乐》剧情冲突的确显得太过清淡、琐碎。高高在上的皇帝陛下万事不由己；朝臣们的进谏事无巨细，连皇帝得女赏赐浴儿包子都要引经据典一番。虽然《清平乐》打的是“展现北宋仁宗治世的恢弘历史画卷，宋仁宗在国家和情感之间取舍挣扎”。但剧情冗长、主线模糊、节奏缓慢也是不争的事实。

相比之下，同样因细节为人称道的《琅琊榜》《长安十二时辰》，都具有明确的人物行动主线，围绕事件的发生、解决层层展开、扣人心弦。而《清平乐》恰恰缺乏这样一条主线。剧情横跨整个仁宗朝近40年，但却几乎没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剧情冲突。它不是宫斗（如《甄嬛传》）、不是宅斗（如《知否》），也不是复仇（如《琅琊榜》），它甚至也非励志成长类故事。如果以文体做比喻，

《清平乐》更像是一篇散文，或者是散文诗。写文章、读文章可以娓娓道来、慢慢读来，散文也尽可以“形散神不散”。同样的标准用于电视剧，却难免令观众“不得要领”。许多观众认为剧中的人设多多少少有些平面——赵祯的仁君形象、曹丹姝的“克己复礼”、张妼晗的“嚣张跋扈”都缺乏说服力，而这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缺乏必要情节支撑而造成的。

伴随着电视观众审美需求的提高、近年来国产电视剧（无论是古装剧还是现代剧）制作日益精良，仅凭细节考究已经很难引起观众持久的关注。这可能也是《清平乐》的评价始终处于不上不下的原因。毕竟，一部优秀的剧带给观众的除了视觉直观享受外，更应该通过跌宕的剧情引发更深层次的思考。《清平乐》能做到这一点吗？纵观全剧，她应该是具有这般素质，或者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试图引导观众在“帝后爱情”“后宫争宠”之外，对于历史、文化有一些不同以往的思考，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从传播接受学的角度来看，就当下日益“碎片化”的观剧习惯而言，这种太过含蓄的表达方式，会使传播的信息损失不小。

《从不、很少、有时、总是》—— “秋天”的路道阻且长

◆ 任明



在今年柏林电影节上获得评审团大奖的《从不、很少、有时、总是》，是美国女导演伊丽莎·希特曼执导的第二部剧情长片，讲述17岁的女主人公“秋天”意外怀孕后，表妹史凯勒陪她坐大巴到纽约去实施堕胎手术的故事。这一充满青春伤痛的故事，在导演冷静、客观而不无女性主义视角的观察下，令我们看到这些悲剧背后的社会文化根源。

影片刻意模糊故事所发生的时间，与细节中所透露的无可辩驳的真实性结合在一起，使得本片具有了一种超越时空的寓言意味——虽然这一寓言是明确地以美国为背景的。影片一开始，是某中学的联欢会，学生与家长济济一堂，台上的表演令人仿佛回到上世纪60年代：猫王、披头士、音乐剧的舞蹈风格……17岁的秋天，抱着吉他演唱了一首关于爱情的歌：他让我做我不想做的事，他让我说不想说的话，尽管我试着想挣脱枷锁，我知道我无法停止爱他，我无法停止为他付出，他有那种支配我的爱的力量。在秋天唱歌的间隙，台下有位男生恶作剧地喊了声“荡妇”，对这一恶劣举动，坐在周围的人却未有任何表示；甚至秋天的父母，看起来也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秋天在短暂停顿了一下之后，继续唱完了自己的歌。演出结束后，一家人在披萨饼店用餐，父亲对说自己不舒服、什么也不吃的秋天表示不满，当妻子提醒他夸奖秋天的表演时，他声言，谁能去称赞一个“整天郁郁寡欢的人”？

男性对女性的污名化被熟视无

睹，这样的文化环境对年轻而敏感的心灵所造成的伤害可想而知。这种对女性缺乏保护与尊重的环境，在全家人一起看电视的那场戏中再次得到了展示：抱怨这个家“没人爱他”的父亲在与宠物狗嬉戏时，不顾妻子和已经长大的女儿就在一旁，以“荡妇”这样的“爱称”称呼自己的宠物狗。在妻子提醒他注意以后，他仍不以为然。从秋天的妈妈对丈夫所表现出来的顺从与“服务”来看，她与丈夫在爱与生活中的关系并非平等的。

秋天在两性关系上所遇到的麻烦，“原生家庭”的影响也许是原因之一。

好在年轻的秋天决定反抗。在得知自己怀孕以后，“没有做好怀孕生产准备”的秋天，发现在宾夕法尼

亚州，她只有在父母的同意下才能施行堕胎手术，遂决定去堕胎更为容易的纽约。与她关系亲密的表妹史凯勒决心陪她一起去，在收工结账时，从她和秋天打工的超市偷了去纽约所需的路费。

超市主管每天坐在磨砂玻璃后，亲吻史凯勒和秋天递钱过来的手臂。主管和男性顾客日常对这两位少女的言语调戏更是肆无忌惮。影片中，史凯勒因每月的“痛经”向秋天表示：真希望能做男人；秋天的回答是：是的，没有一天不这样想。简单的对话，揭示了对女性缺少尊重、恣意侵犯女性人格与权利的文化环境，对女性所造成的伤害与痛苦。事实上，这种压抑与伤害虽然在小镇尤为严重，但并不止于小镇。导演通过描绘两位女主人公在长途汽车上所遇到的男孩贾斯帕的所作所为，暗示这种剥削、利用女性的行为，已经成为一种无意识的社会文化心态，既无年龄，也无地域之分。

《从不、很少、有时、总是》，这个有点奇怪的片名来自秋天做堕胎手术之前，诊所工作人员按惯例询问她的几个问题：你的伴侣是否恐吓过你？你的伴侣是否殴打过你？你是否曾被人强迫发生过性关系？“从不、很少、有时、总是”，是回答上述问题的四个选项。在试图真实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17岁的秋天因第一次正视自身所受到的伤害，而崩溃哭泣。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